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石頭記

(三)

曹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 頭 記

(三)

曹 霑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訓劣子
好賢
承印節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噴頑童茗煙鬧書房

以上是寶玉入學過脈文字○自此以下斷為正傳之事
第二庚戌歲事
若有不忍玉兒之入學以置已於落
寔地者○寶玉之
獨悶者情有異
於衆也其故閱者
自知
笑人之對所謂強
一皮寬也
笑面皮寬也
一味款款叮囑皆
牽魂粘髓雖聽者
每句應着而念書
之際豈復想書
承好意思謝書
此時尙無雀金泥
斐○一味愛惜語
卻也可憐○此等
處當以初春天冷
觀之不得作尙是
冬底○懶賊二字
新作小兒們之通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亦無可奈何之一境。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只怕念書之時。也想著你不念的時節。想著家。要想著姐姐。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伏下。撞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著意在此。句。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著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親切寶玉道。你放心。我在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裏。何至便悶死。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寶姊姊則奈何說著。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付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

病也。未入塾之前，插入
 鬚人安頓一段，亦
 不可少。囑付鬚人
 之言，同否？
 全書中寶玉見賈
 政，此是第一回。
 可知其懶學，非一
 次矣。
 奇語。
 想是詹光單聘仁
 之流。
 即李嫵嫵老貨之
 子也。
 如聞其聲。
 淘氣而曰精緻亦
 奇談。
 摘了帽子叩頭是
 絕大規矩。
 鹿鳴謂後日鄉舉
 浮萍謂後日遠遞
 已有人為之指出
 會心不遠。
 卻是正語已為後
 半部講義警頑一
 回伏根。
 順勢進箴筆情婉
 妥。

囑付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賈政初上場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何苦如此？」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憐了我這地。靠憐了我這門。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算帳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叩頭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擔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會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子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

開口一好字便妙
不曰上苑看花而
曰蟾宮折桂知功
名限人尺寸不容
相假
問得妙不答得妙
以上一段寫入塾
前一層面面俱到

八字中包藏無限
二十四兩束金已
撐斷乃父之脚筋
矣
隨心所欲四字妙
寫二人交情語語
含著得妙
今之見父輩或老
成輩亦混著亂叫
起來其亦鯨鯨之
一流人物乎
吾不知秦寶二人

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著又至賈母這邊
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
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
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
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五字中有戀戀不忍去之意方抽身出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
怎麼不去辭辭你的姐姐來太多心寶玉笑而不答此處已揭起寶之於黛勝於待敘一徑同秦
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述義學原由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
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
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
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史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
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裏便
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
說嗜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入庚戌年二人俱十三歲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
朋友就是了然則亦可以論夫婦乎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
鯨鯨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
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只怕是貓狗同居下流人物在內風

爲龍耶爲蛇耶抑
上流耶下流耶
偏要特筆寫之
寶玉之於鯨鯢亦
大書特書
既親且厚使爲交
道之正亦可使未
俗之濶矣
嫌猶可恕疑則不
可言矣
提出薛大哥來
後文遭柳湘蓮毒
打是其報應○今
之結交契弟者遍
地皆薛大哥矣
奉告貧家子弟稍
有姿色者幸勿與
此等人同學
小學生而曰多情
千古未有奇文
正不必考其姓名
薛大哥想俱已到
手二人頗能知子
都之美○村塾中
徒不少惡少勤人
家附學者宜早提
防弗送入羣鬼窟
中
八目勾留四字奇
文○不知香勾那

波漸起。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然則寶玉亦爲人所覬覦矣。又見秦鍾一般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裏你言我語詭譎佈滿書房內外微詞因嫌疑而生妬忌因妬忌而生謗詆天下事大抵如斯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是年薛蟠交十五歲便知有一家學塾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點題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史法不過於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些進益要進益做什麼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喫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可爲一歎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史法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殆作者諱之乎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人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可謂霸矣不敢來沾惹亦用沾惹二字與黛玉所云豈有沾惹之理其沾惹同否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詠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神情活現這也非止一日一筆勤佳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吾以爲不巧也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

個玉勾那個
以上一節敘述筆
法明簡
總束上文
以下入鬧學正文
賈瑞出場來了又
有好戲文看了
不是性急當是心
虛○羞怒相激四
才妙金哥亦有辯
一擊字一頓字教
人擔受不住
所答非所問然卻
是對鍼
貼燒餅北語云云
也是從水滸鄆哥
對武大之言脫胎
出來
六字斷語已伏後
文鳳姐事
寫得賈瑞下作不
堪
埋根久矣
近人借影罵形往
往有此等伎倆
金哥真該死的

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事情。我可也拏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不堪之至。啗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所謂賊膽心虛。便問道。你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拏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著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喫去。更不堪。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不復可忍矣。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不知那一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卻拏著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搶白了。

寫得十分耐覽方
逼出下文來
形容露骨為後文
論官理根然齷官
亦不是好貨
說得含蓄諱之也
一本之誼何嫌何
疑緣有誹謗分與
房舍而今而後其
室甚遠其人則邇
宜為斯人之所匿
也溺愛匡助人家
那有好事子弟
又是一個壞東西
此等齷齪亦不可
少
齷兒亦頗狡獪

茗煙為寶玉得用
之人於此點出

幾句。此二字令人難堪。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裏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個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卻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是年賈薔十七歲。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句中有眼。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詭譎諛諂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自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下文鳳姐之遣薔蓉二人。以毒算賈瑞者。已於此數語埋根。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聰又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此數語亦是微詞。仍是鬪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故此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他既和賈蓉最和。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有計較。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煙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惡計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

以薪投火那得不
熾是好東西
齋哥兒真惡

這裏二字直接什
麼東西一句來中
閒夾敘實齋得史
家文法插入旁觀
一句使情景面面
托出
其勢甚捷其筆甚
閒文章到緊迫處
卻又閒寫開去
何筆妙乃爾
又是一個好東西
萬一打中茗煙將
奈何
從上打了賈藍買
茵的座上一句接
下
寫得拉拉雜雜攙
縱俱佳
書篋子者即今小
學生之書包類也
花園錦簇之文
看他敘事處無一

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齋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齋助著便一頭進來叫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齋遂一蹶一蹶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裏茗煙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操屁股不與你雞巴相干橫豎沒操你的爺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癡望傳神賈瑞忙喝茗煙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廳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卻打了賈藍賈茵的座上這賈藍賈茵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茵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茵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煙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茵如何依得寫得入理便罵好囚攘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著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接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茵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搵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卻搵不到反搵了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豁琅一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

筆不忙卻無一筆
不閉合熟諸人面
面俱到其筆法真
從項羽本紀得來

一根毛竹大板一
根門門兩條馬鞭
竟是大打仗

波瀾層出

寶二哥也發極矣

先生作輟學者必
致擾翻惟做過爛
蘇王者方知約束
之難

茶也。啣得碗碎。茶流那賈茵。卽跳了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煙早喫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擎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裏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擎掛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煙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煙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裏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咱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裏的事情。那裏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這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裏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著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

豈敢豈敢

大有恃寵而驕的
光景
其疾如風其利如
劍者煙之言亦可
畏也

同塾讀書此時始
知其來歷可知其
平日不相浹洽視
如陌路而未嘗寒
暄及之也咄咄可
畏
然而豈不多事

賠不是而亦有所
謂權者耶真是欺
小孩子語

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
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王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嗜們倒來不
道。有金榮在這裏。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王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嗜們倒來不
得了。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
也不用問了。若問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茗煙在窗外道。他是東衙裏。璜大
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媽媽只會
打旋磨兒。給我們。璜二奶奶跪著借當頭。我眼裏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
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咀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
兒。我就去問他說。著便要走去。叫茗煙進來。包書茗煙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
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著老太
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槌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
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裏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
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裏奔。茗煙方不敢作聲。此時賈瑞也恐生鬧
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
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
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

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叩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噴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爲李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暫睡。襲人演試一番。已深知其味。而於男色。尙未沈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爲寧府之罪首也。

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鬧。極言聚徒爲塾。魚龍混雜。其醜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賓。而香憐玉愛。又是賓中賓。

金窠婦會和
權受辱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十

一

張大堅
福
為
源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校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以上一段結闌學
正文
無怪其然亦自
取厥咎也
秦寶二人平日之
鬼鬼崇崇從金榮
之眼中補出
畢竟與你何干
璜大嫂子金氏之
嫂也
胡氏語誠金榮絮
絮不休確係管窺
若況莫人詢沫難
於上天

薛大爺幫銀子何
慷慨乃爾其母不
知其子當知之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叩了頭。寶玉方纔不譟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著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裏。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裏。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咱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裏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裏念書。那裏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裏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著的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是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裏皆

此段結金榮一邊
餘波補敘金榮入
塾棧由

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小兒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裏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裏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閑說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裏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多不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著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裏。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話。叫你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誰是誰非的。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裏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裏不但不能請先生。又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裏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寧府裏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勤勤。敘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有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

金大嫂可謂善於
見幾然其品斯下
矣
口吻畢肖作者真
善於揣摩
真實可憐人

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請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付了。我說你不許累搭地。不許

直刺金榮買瑣嫂
子如何啓口
請問瑣嫂子何不
排解

怒從心起不能過
捺怒焉把盛氣丟
在瓜窪國裏忽又
轉怒爲喜祇緣一
頓食耳瑣大奶奶
何輕喜易怒

招他生氣惱。恰對鍼。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只管到我這裏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著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史筆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了。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著。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裏。打。架。不。知。是。那。裏。附。學。的。學。生。倒。欺。侮。了。他。裏。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媳。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侮。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裏。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喫。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裏。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著。他。喫。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媳。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裏。如。同。鍼。戳。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窪。國。去。了。還。算。見。機。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

以上收束鬧學一段即渡下蓉媳婦請醫看病文字

前同茗煙云看不起那樣子奶奶淘非虛語一筆掉入正文探聽口氣添幾句話難道不算醫家蒲留仙謂羅天布作巫醫名勾魂奉天承運是納粹子弟不知艱難口氣

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喫了飯去。賈珍說。話便向那屋裏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侮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著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喫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可見從前求過什麼的。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裏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罵盡天下庸醫。卻倒殷勤的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著。倒有四五遍來診脈。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兒。喫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著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定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心裏實在著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

敬。老。生。日。在。九。月。觀。下。回。便。知。前。幾。回。已。寫。寒。冬。光。景。可。知。此。六。月。又。是。一。年。也。春。夏。無。事。故。畧。過。耳。是。非。場。三。字。新。確。於。生。日。散。陰。隲。文。後。來。買。媪。臨。終。囑。寫。金。剛。經。施。送。成。謂。勸。人。爲。善。可。算。功。德。近。來。刻。板。糊。壁。者。其。心。皆。歸。於。賈。來。陞。爲。寧。府。都。總。管。

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精。極。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著。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裏。除。災。也。未。可。定。我。已。著。人。擎。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言。買。敬。生。日。也。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裏。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騷。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裏。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叩。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分。付。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分。付。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請。老。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嫂。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證。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著。出。去。了。正。遇。著。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擎。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裏。大。爺。也。向。我。說。了。但。

今之替人診脈者。那顧自己之精神。濟與不濟也。世故人情。面面周到。妙於從請醫的口中述出。

以下入診脈正文

一派俗套語。亦酬應語。時下之不可少者也。

賈蓉同進內室。尙說得去。

此公到底有些講究。

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診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著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擎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回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分付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得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府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證說一說。再診脈。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診脈。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去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診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太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診一診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著。一面拉著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

確有道理非同紙上迂談

果然所見高明

冬至前後可望勿藥藥醫不死病固無足怪今之耽誤人者居其半庸醫殺人病者戒之

婦人多蹈此病不獨爲秦氏言也說得透切

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院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診得尊夫人脈息。左寸沈數。左關沈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沈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沈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應脅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痿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證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爲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裏。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著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證候。可是衆位耽誤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誤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尙有三分治得。喫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著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拏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

四字有微意

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證候來。待我用藥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台白朮 雲茯苓 大熟地 白歸身 奎白芍 小川芎 黃芪 香附
米 醋浸柴胡 懷山藥 清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究竟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候了。喫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飯喫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片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喫。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看

賈蓉聽說來。春可以全愈。自知不可細問了。
藥各有性。古人立有成方。是一定不錯的。特恐人自病錯耳。
自是世家子弟口氣。以下遞過可癩之病。入賈敬生日一層。

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金榮大鬧書房一節。若竟不再提。則第九回書直可刪卻半回。若從賈璜之妻告訴發覺。便難於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鍾訴知。秦氏氣惱。轉從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聲言。隨卽掃開。真是指揮如意。

張友士細說病源。莫止作病。看須知是描出一副色慾虛怯情狀。

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不起之證。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大某山民評曰

金氏以鬧書房事。來和秦氏理論。是爲母家受辱之故。適值秦氏臥病。遇見尤氏。乃金氏常受其恩惠者。寫得低聲下氣。活畫出含怒強忍之態。加以尤氏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直令金氏怒而來。喜而返。欲言不得。深爲藉人資助者一歎。秦氏抱病而乃翁耽憂。筆極嚴冷。已預爲第十三回治喪伏筆。

慶豐農家宴
府班家宴



見與鳳
賈瑞
起淫心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此同入買敬生日
諸親族友慶壽正
文

點出尤氏有母親
為後文二姐三姐
伏根

珍哥夫婦亦善於
辭令○觀後文云
上月中秋又云到
了二十日已後將
近半個多月則買
敬生日是在九月
初十左右無疑
菊花盛開有桃吃
似於理上說不過
去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著賈蓉帶領家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裏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裏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蕙來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裏戲臺上預備著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裏。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爽。滿園的菊花盛開。挨查時令為入正傳第二年庚戌之秋九月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

如以為仍是己酉年則上幾回書皆寫寒冬天氣此回倒敘八九月事耶

恐閣下之稟性亦然

返躬自問其知警否

上一回云我注的陰隲文急刻送人

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應前一回為後文張本。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以後。八月二十日也。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著說道。莫是喜罷。正說著。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裏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證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敢不。肯不支持著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九月初三日也。在這裏見他的。他強支持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麼趣兒。正說著。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嫡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騭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

云云陰陽文既爲敬老注過當不是此云印一萬張散人殊未確當是一萬部之誤

偏是此婦口利

其云鎮國公等六家者理國公柳齊國公陳治國公馬循國公侯縉國公石等爲六家其云中靖侯等八家者合平原侯蔣定城

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著。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賈蓉皺著眉頭兒說道。無怪乎其皺眉也不好麼。嬌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裏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裏吃飯。還是在園子裏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裏預備著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裏很好。尤氏就分付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裏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裏去。會芳園也。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裏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埶二叔並舊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後作忠靖侯史鼎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帳房裏。禮單都上了檔子了。上禮單一層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發領謝二層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稿賞來使三層。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嬌子都過園子裏去坐著罷。尤氏道。也是一頓纔吃完。

侯謝襄陽侯威景
 田侯婆錦繡侯韓
 以及川寧侯保寧
 公牛府也○鎮國
 牛清之孫現襲一
 等伯牛繼宗也
 說得事清楚於
 此等排場亦可見
 寧府之豪勢不可
 以數行日之
 願上文順流而渡
 已將慶壽事卸過
 一邊
 王夫人人口中未嘗
 不名正言順雪芹
 於此等處往往著
 意
 言者可憐聽者亦
 可憐
 一筆不苟
 彼拉此手此拉彼
 手寫得親密之至
 強笑二字益見可
 憐
 嗚咽之聲不知雪
 芹從何處體貼出
 來

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題眼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可。見。二。人。平。日。交。情。你。就。快。些。過。園。子。裏。來。寶。玉。也。要。跟。著。鳳。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史。筆。於。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裏。間。房。門。秦。氏。見。了。要。坐。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子。於是。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卻。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嬸。娘。這。樣。待。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設。了。我。自。想。著。未。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瞧。著。那。海。堂。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得。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裏。睡。响。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

寶哥在旁試聽之
 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賈蓉秦氏伉儷
 情深不得白頭好
 合自是天地間缺
 陷
 同應上文第五回
 事
 傳神寶玉活現紙
 上
 畢竟鳳姐有機警
 此等本事求之閨
 閣中真不可多得
 卸去寶玉爲下文
 見賈瑞地步
 寶玉與可癩從此
 一別千古矣
 人參其可以造命
 耶絕妙有錢人口
 可憐語不獨聞者
 傷心
 以下接入賈瑞
 一段事

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勸解他的意思因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
 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裏就到這地田造語頗奇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
 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
 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到別在這裏只管這麼
 著倒招得媳婦也心裏不好過太太那裏又愆著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過去我
 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裏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
 了許多衷腸話兒見後總評尤氏打發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
 著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著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只
 怕不能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嬌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
 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裏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
 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嗜們若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的好
 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觔也吃得起好生養著罷我就過園子裏去了秦氏又道嬌
 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閑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嗒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閒
 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著跟來的
 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裏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

如唐人小賦語

跟來同行的媳婦
婆子想俱落後耶
將身往後一退
怯情形霎時呈露
途使瑞大爺為入
袋之獠猴
該死的是何言歟

總明人如何便猜
八九分呢是作者
冷刺之筆○聰明
反被聰明誤於情
欲問為尤甚觀鳳
姐與瑞兒兜兜搭
搭乍合乍離非目
聽眉語何能若是
君如不信試問之
你姪蓉蓉
忽說拿住罰酒嫂
叔說話固不可在
背地無人時也

樹頭紅葉翩翩。疏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閒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奇突色勝如天。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景瑞大爺不

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裏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裏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

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說著。擎眼睛不住的觀看。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也是賊以賊遇賊。安得無事。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

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比以鋼刀攔買瑞脖子上。還快利。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鳳姐軟

語故意令瑞兒心醉。然已不懷好意矣。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裏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是年庚戌鳳姐二十歲。鳳姐又假笑道。真能耐。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

話。有何嫌疑。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再不想後有許多奇禍。那情景越發難看了。此時賈瑞情景真好看。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了

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著。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放遲了。惡毒如此。賈瑞那得不死。見他去遠了。心裏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既死之後又何知君之手段耶

補敘周到

句中有微旨

意在瑞賊之在否也

那裏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纔知道我的手段。斬釘截鐵之語。令人可畏。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豈知賈瑞見了二奶奶喜的。了不得。鳳姐兒道。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腳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著。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裏頑呢。鳳姐兒道。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著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著。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而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拏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道。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裏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裏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裏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裏不便宜。背地裏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裏都像你這麼正

鳳姐何以知背地裏幹什麼

餘波

賈敬壽誕鳳姐問秦氏病俱於此交卸以下入賈瑞正傳仍以秦氏之病作過脈

庚戌十二月初一日

經人呢。卻映上文與瑞兒說話。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著。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嬌子。明日還過來歇歇。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擎眼看著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裏賈珍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也有幾日病好了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是何緣之慳也。這日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家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證候。遇著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孫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著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裏。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

鳳姐兒低頭時是必皺著眉兒想一會者

預伏下文薛蟠所賣板木

鳳姐放債於此略
平兒談言微中敢
恨弗妄想討死

過了冬。又沒添什麼證。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嬌子回老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化了的動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裏瞧瞧。就要趕著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嬌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著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著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著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給老太太叩頭。他說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叩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道。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沈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著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不知是何說話。鳳姐兒聽了。吓了一跳。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裏在寧府園子裏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

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帳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自有道理。」看是什麼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一回專寫秦氏病重，賈瑞心邪，是正文。賈敬生日，是借作引線。若非慶壽，寶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鳳姐何由同秦氏細談衷曲？賈瑞何由撞見鳳姐？寶玉看見畫聯，觸起前夢，一聞秦氏絮語，不覺淚下，迴環照應，妙手深筆。單寫寶玉淚下，秦氏默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讀者思之。

衷腸話必須低低說，藏蓄入妙。

賈瑞見色蔑倫，因邪喪命，亦從寧府而起。可見一切醜事，皆由寧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個見面總捨不得，你明兒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書人卻有深意。

鳳姐哄誘賈瑞，以致殞命，只算是替秦鍾報仇。

妙在寶蓉二人已過會芳園去了一切衷腸話，不言而喻。

天鳳殿
照壁
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尋死來了
寫出癡人涎臉

勾魂攝魄之筆發
問甚奇不知雲芹
如何落想有此句
賈瑞出門是送黛
玉往揚州去也事
在此卷之末倒提
在前令讀者茫然
區區何如
密布迷陣瑞大哥
那得不死妙不可
言
死亦情願是偷情
印板說話獨於瑞
兒適成識語、
鳳姐口中說出買
蓉令買瑞魂迷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此四字誤盡多少浮浪子弟，不意鳳姐有此倡女伎倆，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餵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了。」偏會勾引。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故意挑逗，反說更妙。賈瑞笑道：「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很。」承叔叔關切。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故意挑動。賈瑞笑道：「我倒天天閒著，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謔話，天打雷劈，誰叫你發此大呢？」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豈敢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嚇住了。」早知嫂子不來尋死矣。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人，倫何在？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愿真是不死不休。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兄弟兩個強遠了。」設此數語，尤毒。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

瑞大爺已墮入迷陣矣想其先有欲溘不敢溘之意故著一個父字鳳姐請買瑞進來共酥倒情狀描摹畢肖曹公其亦箇中人乎
大天白日人來人往等語便鐵石人也惹惹情字你來二字作一句喜極而疑之之辭不過有替哥替哥而已
看他用數個忙字俱入神
摸字鑽字形容得出
○寫得黑黢黢地情景這有偷香竊玉人語此當知猛省
著一也字買瑞急矣
請君入彀
該死的
活畫凍狀
補敘瑞哥來歷亦不可少
代儒日坐舉比而

蟲一點不知人心其意若曰大爺真是明白人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傳神觀著眼石鳳姐的荷包又問戴著什麼的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見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忙字亦妙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很心的嫂子人倫喪盡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裏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裏人過的多怎辦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了再沒有別人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裏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閉的一聲東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高牆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不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觀他背著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尙是小事有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

兒孫頑劣教督何
益既畜弗播人其
詩語已伏死報不獨苦
猶可挽救

只一仍字賈大爺
之命絕矣
你不信就別來此
種口吻惟親歷者
始能道之
強將手下殆無弱
兵
堂堂國府可供人
溜進溜出則其防
閑可知矣
又是一樣真描寫
得出
意定二字妙
寫出情急人可發
一笑

那裏想到這一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搭著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外。不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很撒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命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著肚子。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活畫出少年迷惘。過了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更惡賈瑞急的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改承情。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裏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裏。那間空屋裏。等我。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反抄一句尤毒。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裏。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平兒是參謀。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來等著。只一溜字。賊膽心虛。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不見人影。右聞也沒聲響。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又不來了一點不差。又凍一夜不成。不消一夜。正在胡猜。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著。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袴子。滿口裏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己的袴子。硬幫幫。

硬幫幫句穢濁話
 偶然一見無傷大
 雅○掩○掩○閃○妙
 不可喻
 蕭蓉二人名點得
 先後入理
 別走二字如聞其
 聲
 正要說出此句來
 我我二字作二句
 讀
 預備者久矣姪之
 於叔而曰命可以
 知賈氏之素風何
 鳳姐捉弄天祥何
 同蓉蓉計議哦吾
 知之矣
 春宵一刻值千金
 兩紙五十兩何足
 掛齒
 五十兩頭各已到
 手了
 聞木樨香否真得
 大禪解○頭上澆
 尿者世豈無人特
 雪芹翁未知不為
 濡筆以記遂讓天
 祥傳為佳話

就想頂入忽覺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著個蠟臺照道誰在屋裏聽見炕上那人笑道瑞
 大叔要偷我呢賈瑞一見卻是賈蓉直臊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
 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孀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脫身計
 哄你在那邊等著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瑞聽了魂不
 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薔道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
 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
 賭錢輸了外人帳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輸了錢而頭家肯借何慷慨乃爾賈瑞道這也容易
 賈薔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
 賈薔收起來然後解勸賈蓉賈蓉先敲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
 急的至於叩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
 我就擔著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
 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
 領你這屋裏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著賈瑞仍息了燈出
 至院外摸到大臺階底下說道這個窩兒好可稱安樂窩只蹲著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
 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臺階下正要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阿
 呀不好了豁喇喇一淨桶屎糞從上面直潑下來此必平兒所潑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

色之迷人至死不
變

指頭兒告了消乏
因此病篤設鳳姐
知之則必曰非我
也指頭兒也
沒趣一齊來

凡毒婦未有不忍
心者

忍不住阿呀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可憐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冰冷打戰。只見賈薈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腳掉在茅廁裏。了一面。卽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已遲了。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可謂至死不悟。又恨不得一時撲在懷裏。胡思亂想。一夜不會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來來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想思。尙且難禁。況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尙未娶親。還來想著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證。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條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沈重。代儒也著了急。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裏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著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那裏有。尋些來湊著。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

殺一命復將何如
鳳姐當時不以正
言厲色拒絕賈瑞
而死欲以計置之
死地何也其前生
比癩頭和尚何如
真正冤業
點化
此作者自道其書
也讀此書者亦然

原是骷髏能於此
得大解悟當增無
量福壽

們的好處。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承情再也不要了。然後向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化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證。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著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叩首。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襖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上面鑿著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證。與瑞兒對證。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話畢。徜徉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很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裏面。嚇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帳。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著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點首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太虛幻境。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牀上。阿呀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上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

空卽是色
爲誦多心經一週
吾見其入而不見
其出矣
又可謂至死不變
者
賈瑞誠自作孽亦
二嫂有以引之卽
不然也非死罪未
審閻王殿前此案
如何定奪
道人寶鑑正面背
面喚聲憤憤一片
婆心讀此書者亦
當作如是觀
鐵檻寺三字伏後
點明冬底二字則
庚戌年已盡
此時昭兒同去矣
於十四回方合樸
昭兒同去已在冬
底何後文秦氏之
死已過五七以後
同來尙是冬底耶
卽賈瑞至榮府與
鳳姐初見前幾日
也

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會。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著。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噓。了。氣。身。子。底。下。冰。涼。黏。溼。一。大。灘。精。這。纔。忙。著。穿。換。衣。裳。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世。人。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空。中。叫。道。誰。教。你。們。瞧。正。面。了。的。你。們。自。己。以。假。爲。真。爲。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空。中。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只。見。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誰。毀。風。月。寶。鑑。說。著。搶。了。鏡。子。眼。看。著。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幫。助。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結。買。瑞。一。案。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疾。寫。書。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發。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等。不。繁。絮。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自。此。黛。玉。回。揚。州。去。矣。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二回寫賈瑞之癡邪。及鳳姐之險詐。真有張藻畫松。雙管齊下。一作生栱。一作枯枝之妙。

賈瑞固屬邪淫。然使鳳姐初時一聞邪言。卽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殞命。乃鳳姐不但正言拒斥。反以情話挑引。且兩次誑約。毒施凌辱。竟是誘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後已。不但極寫鳳姐之刁險。且以描其平日鍾情之處。亦必如此引盜入室。

第二次賈瑞說死也要來。說出一個死字。是讖語。又是伏筆。

鳳姐點兵派將。不叫別人。獨叫賈蓉。賈薈。此何等醜事。而令此二人做圈套。是作者深文刻筆。

蠟燭忽來。紙筆現成。又引至院外。想見鳳姐設謀定計時光景。

跛足道人忽然而來。取給風月寶鑑。廻照第一回內所敘書名。賈瑞因此喪生。好色者當發深省。

背面是骷髏。正面是鳳姐。美人卽骷髏。骷髏卽美人。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也。借賈瑞停棺。逗出鐵檻寺伏筆自然。

賈瑞死于淫。秦氏亦死于淫。賈瑞是賓。秦氏是主。故下回卽寫秦氏病亡。

大某山民評曰

前第三回黛玉入榮府。爲入書正傳之第一年己酉。至第九回鬧書房。入第二年庚戌。至此回末。則第二年又盡矣。下自治秦氏喪起。爲第三年之春辛亥。至第十八回元妃歸省。乃入第四年壬子之春。節次分明。不得草草讀過。

秦死祭
可封耐
鄉親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十三

五
熙
鳳
協
理
宰
國
府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瑞大爺一段事足以解使君悶否心
中無趣然則鳳姐
固風月寶鑑中第
一人也
以下度入秦氏喪
事○自治秦氏喪
以後已入書中正
傳之第三年是年
為辛亥蓋前第十
回張太醫言秦氏
之病防在春分前
後則其死為次年
之春無疑
頂門鍼
也只怕告訴嬌娘
亦不中用
秦氏於夢中告訴
心願論深慮遠合
推諱論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人之既
死其言更善
普天下享世澤者
當洗耳提心聽此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日間秦何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何不就商於蓉齋。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嬌嬌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想先赴金陵歸入冊子去矣。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嬌。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嬌嬌。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說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嬌嬌。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亦非過譽。你如何連兩句俗話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嬌嬌好癡也。秦極否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保永全了。世之因貴而致富者。當以秦氏之言為前車之鑒。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

一鐸○此等處乃
作書之正旨不得
草草閱過直貫注
後半部書
富貴家當奉爲良
法

明明指出後來抄
沒一事○秦氏所
云萬全之策其如
鳳姐之不聽何
惟鳳姐置秦氏之
言於不問所以後
來一敗塗地不可
收拾至園中遇鬼
亦曾追想此時且
悔且恨然已無補
於事矣此亦賈氏
氣數使然耶
三春去後者迎春
鬱死探春遠嫁惜
春出家之後也而
鳳姐之生命亦於
是盡矣
其意若曰難道有
這箇事
孝順親密皆史法

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莊田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他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歷劫不磨之語。若目今以爲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伏元妃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爲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卽此兩句包得紅樓夢曲十二支。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悶悶，都有些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珍爲尤甚，平輩的想他素日和陸親密，寶玉更甚。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不知何人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閒言少敘，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

如此說來可癩竟是一個完人可知於寶姊姊猶隔一層寶玉此血從太虛幻境得來甚事千鄉直如此哀慟哇的噴出血來前茲救我今茲害我

只一喪事寫得如許大門面其豪勢可知矣

痛哭姪婦於古罕見丁口蕃昌祁祁濟濟此日慶之不來後日招之不來

代字輩二人文字輩五人玉字輩七人草字輩十四人共二十八人

不顧情理正是官家子弟口氣所謂尤氏姊妹者二姐與三姐也長其時年尙未長

單也不和人頑笑。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下。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著。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著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絕氣的人。那裏不乾淨。二則夜裏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裏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痛舊症。睡在牀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赦。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璠。賈珩。賈珮。賈琛。賈瓊。賈璘。賈璠。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藜。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史筆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來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悲極之語。說著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未免過分。正說著。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藜。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陽司來擇日。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二層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

一百零八僧九十九道士又高僧高道各五十人其念咒馬步誦接引諸人總不若一跛一使敬老能主持家政則寧府中當不至有後來如許變事特書賈敬罪之也恐秦氏用此板於例不合於禮亦不宜不知是那一支派讀得出富家子口氣政老雖屬迂談到底有遠見瑞珠為鴛鴦之先聲前後兩烈女足為大觀園生色

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鬼魂三層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四層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層那邊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最人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裏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橫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言外微旨現在還封在店裏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是要就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擡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還道拿著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買處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直與鴛鴦事遙遙相射此事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殮殮之珍哥無事不謬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乃願為義女請任引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極寫珍哥之謬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後書寶珠並無著落此舉大為多事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

蕭心勢利人癡迷
離醒一至於此
軒名淫色
襄陽侯乃戚建輝
爲八侯之一

由第三回子興云
賈蓉十六歲挨查
至是年常是十八
歲今云二十歲作
者欠檢點宜改正
捐前程特云堂官
老趙因查抄是趙
全先爲點逗無一
字空設只算戴內
相發一樁小財

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費門監，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陪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裏，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著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非老相好可知。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著「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足見家世。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使不得還是送入內相府中，很好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喫虧了，不如秤準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銀紙三分之二較之戚三爺交情更大矣。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接著又聽

史湘雲入賈府前無明文況不宜列名於王邢二夫人之前當是衍文刪去爲是一箇少婦之喪如此皆除後來馬得

第一鼓樂廳樂人等第三執事儀仗等第三

蓉哥兒可謂因妻得貴矣○大書特書一千兩頭用著寫得情景逼真道場榜文等四

直逼出鳳理喪步一科來徐徐引出

寶二哥亦可謂知人者豈珍哥不如

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忠靖前作中靖。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多少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一條寧國府街上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總束兩句寫得寧府中赫赫豪勢。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神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著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重述一句以見賈珍種種之謬。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並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只是賈珍雖然心滿意足。但裏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薰心勢利人心中再無自在之時。當下正自憂慮。時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裏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

事保管妥當。賈珍問道。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

寶哥乎文字波瀾
不得不如此

形容賈珍正是麴
架子拄拐杖時也

又逼照下

不然瑞太爺如何
便所云動之以情

神氣活畫

五字是鳳姐一生
受苦處

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著。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裏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裏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客。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嚇的衆婆娘呀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盪眼。賈珍此時也有些病證在身。二則過於悲痛。因拄個拐。跛了進來。居然杖期生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拄拐。硬掙著要躡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拿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形容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嬌嬌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道：嬌嬌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裏頭著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嬌嬌家。只和你二嬌嬌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可會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煩別人的好。賈珍笑道：嬌嬌的意思。姪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嬌嬌不看姪兒與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著。流下淚來。媳死而翁說著。下淚禮與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了。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

豈王夫人之見識
不及寶玉耶行文
不得不如此
此句是謙

只要手頭寬綽
取自如如諺云
得事來○諺云
人莫疑○諺云
近仗他○諺云
託仗他○諺云
疑可與○諺云
倘歸到○諺云
法細密○諺云
以後便○諺云
看鳳姐○諺云
賣弄能○諺云
想一頭○諺云
手於寧○諺云
幣了然○諺云
以下寫○諺云
寧府辦○諺云
的有相○諺云
書謂大○諺云
比如斯○諺云

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決斷算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裏面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裏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著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去取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為上二則也。同那府裏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一味執拗。氣鳳姐不敢就接牌。乖覺只看著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看罷了。只是別自作己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此層亦言語中所不可少。寶玉早向賈珍手裏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居然是登壇拜將光景。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裏。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裏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道。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也罷。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來坐了。因想頭一。

並規勸天下之世家享盛時者

想他素日孝順之故是以痛之也

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鈴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秦氏託夢籠罩全部盛衰且以見一衰便難再盛須早爲後日活計是作者借以規勸賈府

寶玉一聞秦氏凶信便心如刀戳吐血來夢中雲雨如此迷人其然豈其然乎秦氏一死合族俱到男女姻親亦皆齊集固見秦氏平日頗得人心亦以見賈珍素日之愛憐其媳秦氏死後不寫賈蓉悼亡單寫賈珍痛媳又必覓好棺必欲封誥僧道薦懺開喪送柩盛無以加皆是作者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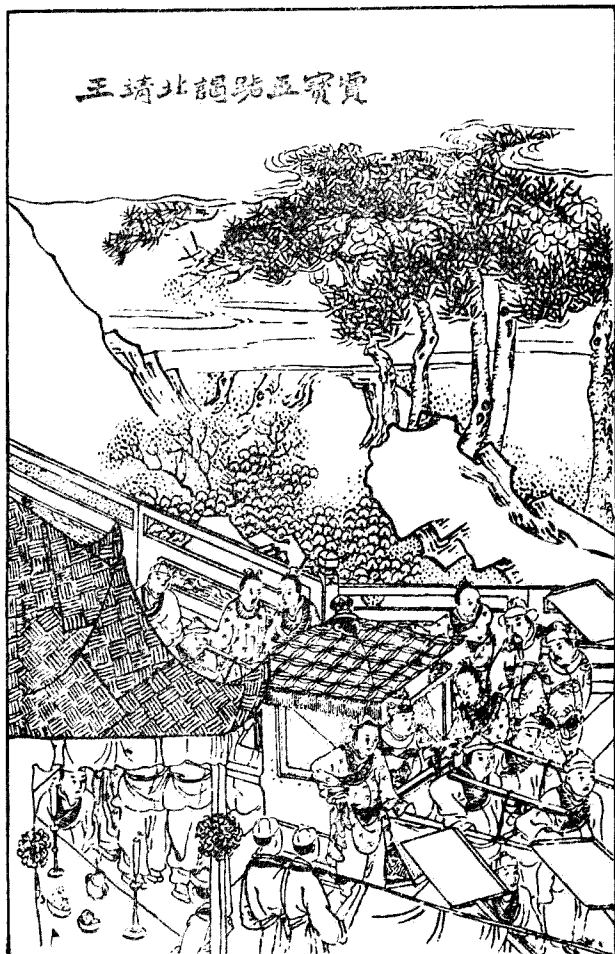
鳳姐協理喪事既見其才又見其權若非尤氏患病賈珍難於相請脫卸處不露痕迹

鳳姐協理秦氏之喪固顯其有才有權然幸是盛時呼應俱靈反照一百十回賈母喪事

林石
海捐館
揚州城



賈寶玉點北清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來陞知人

烈貨二字奇

觀此數語則東府

之積弊可知

來旺媳婦於此始

見

來陞媳婦於此始

見○辦事有經緒

發端即敏捷

指尤氏言之也

如新官到任立一

個下馬威

有膽有識吾畏其

人如見其人如聞

其聲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裏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斷語甚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裏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自是正論。」正說著，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榜紙，劄票上開著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著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冊簿，即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能幹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有時候那寧國府中婆子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衆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著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裏原是一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真辣手說罷，便分付彩明念花

管客茶二十人第一項
 管本家親戚茶飯二十人第二項
 管靈前一切事務四十人第三項
 管內茶房器皿四人第四項
 管酒飯器皿四人第五項
 管收祭禮八人第六項
 管燈燭紙割八人第七項
 管上夜監察三十人第八項
 共派一百三十四人
 各處房屋以來看守
 分派職役非井有
 條大有進陰侯用
 兵經濟
 後來犯偷竊諸項
 之弊者實不少
 聞至夜半便知
 俱有鐘錶總是極
 盛時光景
 井井有條
 精細了當

名册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分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割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再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掃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來。陸家的每日攪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喫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休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錶。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鎖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喫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鎖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嚼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的說畢。又分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擔子筓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家夥桌圍椅搭坐褥氈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

全爲後來治買母
喪事筆筆反照
重補續不繁

鳳姐一生勞悴至
死此數字情弊
所謂待好討好不
顧性命者也
以上爲鴉子理
事一小結
此等風俗自昔已
然究竟於死者何
益

寫得如茶如火
又點明卯正二刻
一絲不亂情景宛
然的是寫生妙手
鳳姐連日進寧府
其排場光景於此
處補出是作者用
意處

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束一筆以見鳳姐之好逞才也。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概都蠲了。再總束一筆鳳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勸食。可謂無微不至。賈珍也另外分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單與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眷客來往也不迎送。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闍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中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靴紅鞋正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束一筆那鳳姐知道今日客來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喫了兩口奶了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轟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著豐兒兩個媳婦執著手把燈照著簇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著請安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木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分咐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捧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

且做一個好樣子
咄咄可畏
夾寫榮府事得文
章疎密法

機警

百忙中又有此等
閒事參雜在內以
見其實實有才也
按辦來遲之人從
中插入領物諸項
事是文章閒架法

坐了放聲大哭。於是內外上下男女都接聲號哭。一時賈政尤氏令人勸止。鳳姐方止住。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廈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卽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出語辣。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著，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卻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著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問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著將帖子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旁，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這項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了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卽命收帖登記。後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了臉，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衆人見

辦事有決斷絕好
吏才
真不愧臉酸心硬
然辦大事必須如
此
又總束一筆鳳姐
逞才招怨極矣此
等女子我不願見
插入此段以疏文
氣其實是閒文

寶玉在夢裏如何
曉得人在支東西
姐亦在夢裏如何
祇曉得人在支東西
圓夢堂中必有分
別

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日銀米。分付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秦鍾受了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喫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喫的。還是那邊喫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喫什麼。原是那邊。我還同老太太喫了來的。說著。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著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咱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吾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裏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挨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作痛。還攔的住你這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紙糊去。

按第十二回云林如海冬底病重而此云九月初三日已時沒的大不調樺況鳳姐處置賈璉之時期點出賈璉月天氣遲之久而秦氏始死即秦氏之死已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且此時又過五七按派時令是入新年二月中秋快而昭兒剛來云趕年底回來還要大毛衣服回來作書不顧前說如此書不宜能爲之諒也宜改正之此亦是夫聖問久別情況此是賈璉子意中要著自是牽腸挂肚

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麼。可不俊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置著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直接第十二回末段。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嗒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妹妹遠隔揚州。不知哭的怎樣。一日不見如三秋。今說著。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著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罣。待要回去。奈事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付昭兒。又細細分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喫酒。別勾引他。認得混帳。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趕忙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乃翁太忙了。又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日期

發引前一層事一節作過脈其往來者無非助

王仁乃鳳姐之兄

鳳姐之父即王子

大兄也書中並無

明文此云稟叩父

母豈鳳姐之父猶

在耶

老無分身之難

鳳姐勞碌只討得

無不愁歎四字便

宜

婦人恆態

即旁而托出直把

鳳姐寫到十二分

極力豐寫為後來

衰時作對影

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人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縉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上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證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跟著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著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切中情弊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嘆這日伴宿之夕裏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等伴宿尤氏猶臥於內室一切張羅款待獨有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腳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裏揮霍指示任其所為旁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耀客送官迎八字包括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而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引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

此時應不必用賈車

極力鋪張

抽出北靜王另寫爲後文許多事張本

寫出王爺排場體段鐵檻寺在南郊故云從北而至

襲一等子侯孝廉。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鄰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前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韻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王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情性謙和。近今寧國府家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性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繖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喧嘩。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等報知賈珍。賈珍急命前面紮駐。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世榮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并不自大。賈珍道大婦之累。異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世榮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令長府官主祭代

爲北靜王出力一
寫

奠。賈赦等一旁還禮。復親身來謝恩。世榮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銜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賈政忙退下。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得世榮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流倜儻。不爲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瞥見那世榮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四回極寫鳳姐之勤能。喪儀之華盛。及弔祭之熱鬧。皆係反襯。後來賈母之喪。潦草雜亂。

鳳姐靈前大哭。是真哭。不是假哭。秦氏靈動聰明。是姐姐知心。其情亦大略相似。惺惺惺惺。安得不慟。

鳳姐在寧府辦事。夾寫榮府巨細諸事。足見部署裕如。不慌不忙。然皆是有餘氣象。寫秦氏喪事。正文是主。中間夾敘林如海捐館。爲黛玉將來久住大觀園之根。又夾敘北靜王要見寶玉是賓。而林黛玉是賓中主。北靜王是賓中賓。

評語的確

王弄
扇權
姐
鐵
檻
寺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十五

一

秦鯨御得
極傍頭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著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著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著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世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見寶玉帶著束髮銀冠勒著雙龍出海抹額穿著白蟒簪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世榮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銜的那寶貝在那裏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世榮世榮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世榮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綵縵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攜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世榮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廕生輩之幸矣世榮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金玉良言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蒙海內外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眼是以寒第高人頗衆令郎常去談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世榮又

自是河間獻王一流人物

特寫得鄭重之至

掉文迂闊與賢王殊不稱
以上寶玉初見郡王一段小小過脈文字

接入送殯正文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忘卻嫂叔不通問鳳姐僅可明詩未違習禮

敘事宛而遠

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馨香念珠一串。以爲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了。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世榮道：逝者已登仙界，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輪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世榮過去。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著，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喚他。步步想到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奇語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咱們姐兒兩個同車，豈不好麼？一頓寶哥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下馬，扶車回道：這裏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王邢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著轅馬擠入人羣，往北而來。寶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著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遠看這寶玉所騎的馬搭著鞍籠，隨著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自己，也帶馬趕出來。同一莊門內那莊農人家無

鳳姐至村毗家命
寶玉出去爲嫂使
故此婦女出門安
事筆底無微不至

鄉人見寶玉等疑
爲天仙寶玉見莊
家什物以爲稀奇
亦固其所多所怪
不識紡車與劉老
老之不一也
其揆一也
見所未見自然好
着

寶二哥可謂處處
留情

語有禪悟

外房舍婦女無處迴避。那些村姑莊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卻有此等設想。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鍾帶了小廝們各處遊玩。凡莊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寶玉見了。都以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廝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正爲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越發以爲稀奇。小廝們又告以紡紗織布之用。寶玉便上炕搖轉作耍。只見個村莊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廝。喝住了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不曾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會。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寶玉道。此鄉大有意趣。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著。只見那丫頭紡起紗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兒預備賞封賞了那莊戶人家。那莊婦人等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紗之女。走不多遠。卻見這二丫頭懷裏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著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只得目相送。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蹤跡。說了說笑。問忽已趕上大殯。早夏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中僧衆已到。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供佛事。重設香壇。安靈

收拾送殯文字簡而不漏

只此一住遂生出後面許多文字特筆

若在鐵檻寺下榻不往水月庵中則銀子由何到手錢來湊人自能巧合庵以饅頭得名卽作氣之所特筆與原來這鐵檻寺六字相呼應

用帶了二字以見饅頭庵一段孽案實鳳姐爲罪之首然則饅頭庵卽水月庵此處已一一

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爲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有分寸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之後。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刻方散盡了。裏面廳堂客。皆是鳳姐陪伴接待。先從誥命散起。直到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後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了寶玉同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裏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著。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當日。是寧榮二公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少人口。在此停靈。其中內外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情性參商。有那家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裏了。有那有錢勢尙排場的。只說這裏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莊。或尼菴。引起水月庵。尋個下處。爲事畢宴退之所。卽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鳳姐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淨虛說了。是造孽地。騰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菴。就是水月菴。因他菴裏做的饅頭好。就起這個渾名。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著女親。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菴來。原來秦邦業因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那秦鍾只跟著鳳姐。寶玉。鳳姐帶之。是以二人跟之一時到了水月菴。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鳳姐帶寶玉。秦鍾淨虛帶智善。智能。能一樣筆法。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洗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

表明何後來作書者又分作兩處此等處真不可解春靈一展胡老爺又不知何許人于此而四矣入智能正傳文字補前文所無鍾之與能其鬼鬼崇崇者殆非一日矣寶玉不叫智能倒茶深得此中三昧落莫之殷勸諒所不取信皆孽海中人

趁機二字

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裏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裏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裏，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著鳳姐，且說寶玉秦鍾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說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裏一個人沒有你，攆著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話。寶玉道：有，沒有，也不管你。調令俱妙。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就丟開手。如不然，先生將奈何。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頑笑。如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卻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茶來。秦鍾笑道：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豈敢寶玉先搶得了喝著，方要問話。不知問何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他兩個那裏要吃甚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裏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菴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

老尼口中竟怪不
退定禮天理何在
雲老爺者雲光也

活畫出算計人情
請將不如激將老
尼亦善爲說辭風
姐好勝那得不入
其彀中此等語爲
後日求禱反面種
根
所謂我也不做這
樣的事所謂我也
不銀子使
婦人包攬詞訟於
德言容工外爾爾
一織可補奩史所
未及○我一錢不
要三千兩爲給小
廟作盤費賺幾個
辛苦錢極合老訟

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娃。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裏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家急了。只得著人上京來尋門路。賂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使雲老爺與府上相契。要求太太與老爺說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可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逐漸引入。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攢眉凝神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裏。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倒像府裏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說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送二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絳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他罷了。鳳姐道。

師口贊○偏是要
錢人偏有此等鄙
語不獨一鳳兒也

奉承二字形容
趁黑晚無人五字
寫出秦鍾居心
做什麼三字在或
推或就之閒
然饋之定期已
不遠矣
正在得趣四字包
限無窮非俗手所
知
我亦爲之嚇著
想殘雲猶未盡展
也叫好人

寶玉與秦鍾睡下
細細算帳可想此
帳非天亮不清也
此燒餅帳也吾已
見其真切尚可疑
之有

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小事都妥貼。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貴體。纔是一路奉承的話。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況有三千金到手。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鍾趁黑晚無人。隨手遞入秦鍾與智能事。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那裏洗茶碗。秦鍾便撲著親嘴。智能急得躡腳說做什麼就要叫喊。秦鍾道。好人二字一頓。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裏。智能道。你想怎麼樣。不知想怎麼。除非等我出這牢坑。可憐語。離了這些人纔好呢。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說著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如何不叫喊。少不得依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來進。捉好的來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他二人嚇得魂飛魄散。到是那。人啞的一聲笑了。還好。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寶玉道。你倒不依。嚼們就叫喊起來。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了。而不了。寶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帳。一定依你。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此帳幾乎算不成。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擗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帳目。未見真切。

第二層是鳳姐要

來旺兒諒是鳳姐之心腹可以悄悄過幹此灑天大事鳳姐可謂大膽俱已妥協四字省卻無限閒文所謂各人心事各人知

此係疑案不敢篡創。吾知之矣。明言不必細說也。一宿無語。至次日一早。寶秦之帳想已算了。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裏肯回去。又有秦鍾戀著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可以借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有此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裏逛。少不得越發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包括無限事情。鳳姐便將昨日老尼之事悄悄的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招著主文的相公。假託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三千金到手矣。且說鳳姐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著他三日後往府裏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裏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周密寶珠執意不肯回家。亦是可兒。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寫鄉村女子紡紗等事。直伏巧姐終身。

鐵檻化作水月。已由堅固而變虛浮。水月變爲饅頭。愈變愈下矣。所謂縱有千金鐵。

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也。

淨虛說倒像府裏沒手段。深得激將法。三姑六婆真可畏哉。

來旺是鳳姐鷹犬於此回點眼。

鳳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勝言。若逐事細說。冗雜瑣煩。若一概不敘。又似虛枉。故就鐵檻寺弄權。及後文尤二姐事。最惡最險者。細寫原委。以包括諸惡孽。

秦鍾與智能偷情。及與寶玉苟且情事。是天亡根據妙在。一是明寫。一是暗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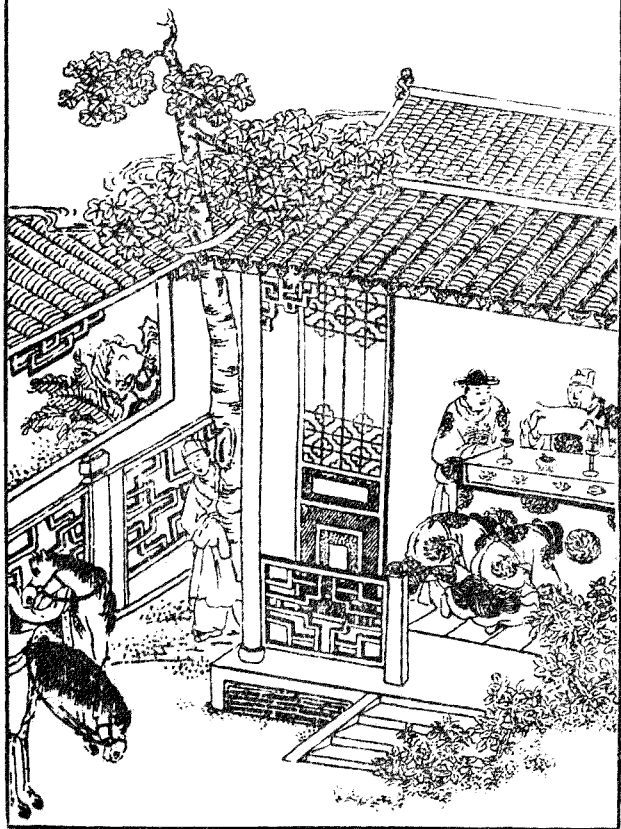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鳳姐因張家得銀三千兩。淨虛是引子。蓋蓉因賈瑞得銀一百兩。鳳姐是引子。前後遙遙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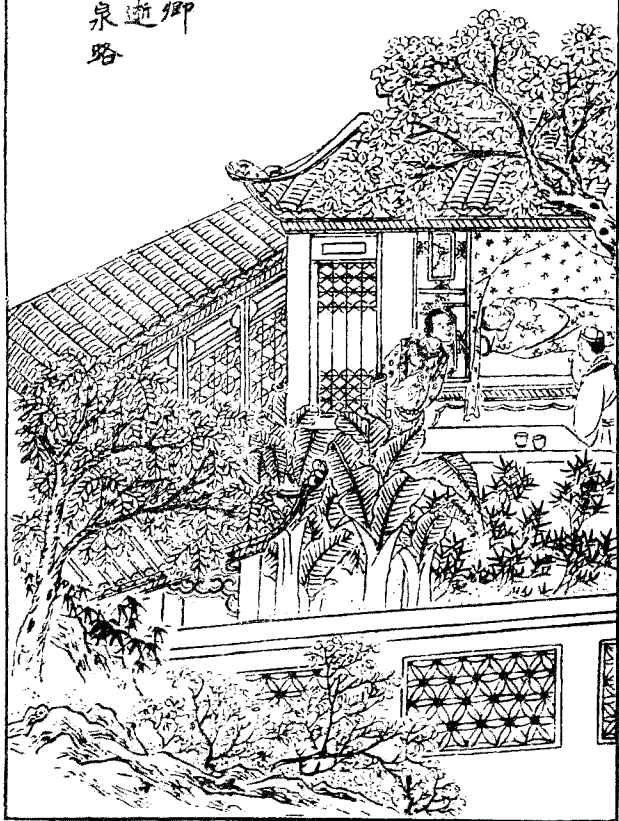
智能對秦鍾云。你想怎麼樣。秦鍾對寶玉云。你要怎樣。可知怎麼樣三字。與怎樣二字。總是那一樣耳。

鳳姐在饅頭菴再住一天。不寫鳳姐要住。而寫秦鍾要住。秦鍾不好說自己要住。卸肩在寶玉。鳳姐不能說自己要住。卸肩在寶玉。一爲淨虛。一爲智能。皆是寶玉爲之了結也。

賈元春才選鳳藻官



秦鯨天
鄉遊
黃泉路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以上已將鐵檻寺饅頭庵各案收過。申明秦鍾得病之由為一小段。申明金家退婚公案為一小段。書中金哥司棋用之以反襯寶玉未嘗浪費筆墨。只此淡淡八字。斷定鳳姐一生罪孽。賈政生日大約在春間。書中無明文。千里來龍從第二回冷子興云元妃入宮作女史一層。觀此知非凶兆。只一忙字寫出賈政不俟駕光景。妙在寫得恍恍惚惚。

且說秦鍾寶玉二人跟著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偏生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怠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卻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貪而有才。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卻養那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裏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未必安享。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是鳳姐膽識愈壯。此亦賈門之不幸也。以後所作所為。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史筆一日以下另起一大波。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嚇的賈赦賈政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一層擺香案。一層啓中門跪接。一層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會負詔捧勅。直

惚不說出所以然
令人捉摸不定
敘詞有次第
卻有此驚喜光景

安心二字與上心
神不定四字對照
喜見於面四字與
上惶惶二字對照
然則水月庵即優
頭庵後來買岸犯
事傷到鳳姐耳中
紛紛以水月庵頭
爲辨是作者疏忽
惟有此喜解得彼
愁活寫寶玉心腸
可知黛玉回來已
是次年矣冬底之

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卽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用筆頓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近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裏頭的信息。一概不知。偏善於騰挪是行文妙處。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咱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尙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分付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安心。一時皆喜見於面。於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了賈璫賈蓉奉侍賈母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不意被邦業知覺。將智能逐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證。無端從寶玉一邊插入此段文字。真得史家裁翦之法。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

說殊屬作者疏略
 豈府中幹了許多
 事尚是冬底耶
 結黛玉之父
 從寶玉心中想出
 只怕自今日往兩
 人無一日平安矣
 是年寶玉十四歲
 黛玉十三歲矣
 以上寫元春晉封
 順手從寶玉一邊
 帶出秦鍾之病黨
 玉之還自成一
 文字
 接寫隨鳳夫婦事
 便帶起省親一段
 提綱
 不傷雅婉
 禮夫婦之道相敬
 如賓至於酬對語
 音尤宜實實今視
 夫如傀儡以一派
 狡詐之詞提弄之
 其居心同何如耶
 若施之於他人亦
 不必論矣以為借
 自謙以形自伐猶
 怨論也作者詳寫
 之正所以示惡而
 痛斥之

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特筆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獸了。且喜賈
 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可就到家了。順手帶出黛玉來好事。從天降。寶玉聽了。方
 纔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屢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
 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
 事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
 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不容易盼到明日午牌。果
 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寶玉
 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著打掃臥室。安排器具。
 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賜麝香串珍重取出。
 來轉送黛玉。黛玉道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寫
 出侍婦樣子。暫且無話。且說賈璉是回家見過衆人。來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
 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
 的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洗
 塵。不知可賜光。認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鬢參見。畢獻茶。
 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裏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
 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鐵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吾

此卻有之然果鳳姐如上所云云口錄咄咄可畏說得天花亂墜都是不由衷之言先此等詞令不知雪翁如何體會出來真錦心繡口之文收煞得妙平兒亦是鬼鬼崇崇的所謂有其主必有其婢○鳳姐之狠狠爲奸者內有平兒外有旺兒而連哥終身在園套中矣不想自己只會論人吾實爲平兒抱屈夫君偶贊他人細君開口便醋如資之敬有往無來

也是二字指連哥言也

謂臉之硬無如君者。心裏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豈敢直反言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著了。未必未必我苦辭過幾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我除不知每捏著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此等語其誰欺耶。你是知道的。嗒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鬪。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裏。更可笑。那府裏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著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何常如此。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何常如此。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何曾如此。你明兒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何必如此。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說著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得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嚼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喚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呀。往蘇杭走了一次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開口便妬那薛老大。也是吃著碗裏瞧著鍋裏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一

鳳姐此論卻當
此數行可爲香菱
作一小傳
香菱已爲薛蟠之
妾閱者記清
卸去賈璉
平兒真是好連手
然則饒頭庵之三
千金非賈璉所與
知矣頃時過老爺
大書房竟屬何事
鳳姐未問及至今
成一疑案

趙嬈嬈尙守規矩
較之寶玉之李嬈
嬈大相逕庭矣
鳳姐於此等處慣
會獻小殷勤
與前李嬈勤寶玉
多喝似出一詞然
語意自有別
趙嬈嬈口才亦好

年來的光景。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那姨媽看著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爲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的評。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裏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裏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裏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著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過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裏碰見。鳳姐貪財處處一逗。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化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著膽子化麼。所以我趕著搖過來。教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我故此當著二爺跟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刺巴的反打發個房裏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鬧鬼。說著。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卻不敢任興。其恐酒後失言。耶。只陪侍著。賈璉的乳母趙嬈嬈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嬈嬈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後設一杌。又有小腳踏。趙嬈嬈在腳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沒的到嵌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

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著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媽媽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裏，疼願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裏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說著，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他這麼大，我也老了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插嘴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他幾遍，他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燥尿，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著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早該如此，靠著我們爹，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好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著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多姑娘、耶鮑二家，耶以下是對賈連說矣。可見現放著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願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著是外人，你卻看著是內人一樣呢。舌上有刀，說著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嬖嬖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帳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咱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嬖嬖道：奶奶說的太有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此等高帽子，卻恰配阿鳳戴。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越笑道：傳神，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

鳳姐慣於此等處
討好
奇語
再進一鍼鳳姐語
音真尖刻

慈軟剛硬四字渣
映成文

奶奶做主便可沒
愁豈止買家趙嬖
嬖第工媚事未必
熟悉世情也

以上只寫趙嬪嬪
託子一事使兩波
瀾層折
省親之事前書未
曾提及此方云就
是爲作者狡獪迷
人處
特借趙嬪嬪一問
申明省親之故是
文章開鑿法
說得來有情

以周吳二貴妃作
陪似有其人

以上一段冠冕正
大之文
得意聲口

是別誤了正事。此處纔補出大書房所請之事前之疑案始解。剛纔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一篇題目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準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進，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也。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嬪嬪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嘩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裏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親。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諭，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尚未能慍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裏動工了，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在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嬪嬪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

說來都是大世面

道。述。從。前。之。熱。鬧。
作。今。日。之。引。證。正。
好。反。照。下。半。部。之。
冷。落。也。○。可。知。前。
子。興。之。言。非。謬。
如。開。其。聲。
讀。古。海。山。開。河。諸。
記。如。或。見。之。
若。今。之。世。拿。皇。帝。
家。錢。向。自。己。身。上。
使。則。又。何。如。

大觀園有三里半
大閱者記清

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是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下趙嬖嬖道。阿呀呀。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化的像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嬖嬖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似古樂府中語。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阿呀呀。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卻有如此。鳳姐道。我常常聽見我家大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嬖嬖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的。論亦痛論。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著。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會。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裏。蓉菴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著盃盃盂盂。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後東邊一帶。借著東府裏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

既以善騙人爲單
聘仁則下固修其
不顧羞乎作者或
有惡於此等之矮
方巾也

絕妙關目

書云提弄璉兒如
傀儡非刻論鳳兒
也
竟爾代爲斷定

機敏
未見趙嬖嬖之子
之爲人何以便知
其在行妥當此亦

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璉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聘請教習。是年賈兒已十七歲矣。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著來。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蓉打諒了一回。笑道。你能殼在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裏頭卻有藏掖的。賈蓉笑道。只好習學著辦罷了。賈蓉在身旁。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咱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孫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豬肉。也看見過豬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璉道。剛纔也議到這裏。賴大爺說。竟不用從京裏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兩。存著。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幃帳幔的使用。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璉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倒便宜了你呢。舌上有刀。賈璉忙陪笑道。正要和嬸娘討兩個人呢。這可

聽人之口頭話語也

收拾趙嬖嬖所託文章何縝密乃爾鳳姐算了卻一類心願趙嬖嬖乃心滿意足矣未學辦事先學把戲纔能幹辦地廉謹久矣無所用之

自賈璉出門回來見鳳姐後至此成一大段

以下一小段寫造園大略筆簡而明凡考工記之所云某人某人者想一時俱屬集突所以後來有沁芳蜂腰諸橋之說

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嬖嬖。彼時趙嬖嬖已聽話聽默了。平兒忙笑推他。纔醒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著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向鳳姐道。嬖娘要什麼東西。分付了開個帳兒。給我兄弟帶去。按帳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掠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著一徑去了。這裏賈薔也是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帶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未學過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盡罵一切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裏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著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直至三更時分。方得安歇。一宿無話。為時已不早矣。難免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繪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的人。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從此賈府中不復有會芳園矣。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行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然這小港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第。即會芳園也。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拿來配用。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

作者以門客放在管家之後大有深意

好差使好出息定是鳳姐派他忙了好幾個月又誰謂不是透接本回第一款款

未必但是同窗之情

知秦鍾之眷屬亦不少

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三個主人賴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四個管家詹光、程日興等幾人、二個門客安插擺佈、堆山鑿池、一項起樓、豎閣、二項種竹栽花、三項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調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璉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著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如聞青天霹靂、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寶玉聽說、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分付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裏、盡一盞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陪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寫出那業死後門庭冷落之狀、嚇的秦鍾的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簣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證、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拿下來鬆散些。」哥

點出秦鍾病證來
忙問忙轉身忙忙出
來忙上車忙叫五
個忙字寫得寶玉
神情活現
人言至死方休而
秦鍾直至死不依
當與賈天祥的死
參看
鬼告鯨鄉若讀書
人唯知俗語者奈
何埋頭窗下爲鬼
擲上
比上文五個忙字
何如
判官聽寶玉名便
罵鬼役此一句內
有無限感慨揣摩
家祈弗滑口念過
則鯨鄉其時衰運
退乎○又是一邊
忙了確是妙論

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展轉枕上。是的弱病樣子。寶玉忙叫道。鯨哥。已騎鯨去了。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鍾不睬。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裏肯就去。又記念著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望著智能尙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礙處。正鬧著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那判官聽了。先就嚇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教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不肯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於我們。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強金哥自縊。守備子投河。此二人亦死於情。而業則歸於鳳姐。乃欲安享三千金。豈可得哉。

情者秦也孽者業也

於慶壽日。忽得封妃恩旨。熱如錦上添花。於喜慶時。獨有寶玉悶悶。冷如炭裏藏冰。情爲孽因。孽爲情果。可卿已死。鯨卿將故情已消滅。孽亦隨化。情孽安得獨存。此秦邦業之所以先秦鍾而死也。

北靜王香串。人皆視同至寶。黛玉獨噴爲臭物。其品高情深。固不待言。亦可想見其過於自矜處。

鳳姐備酒接風。戲謔趣話。描盡美俊口吻。其自謙處。正是自伐才能。善用反挑筆法。薛蟠收香菱爲妾。借平兒說詭帶筆。敍明既不須另起頭緒。又帶出鳳姐放債。平兒知心情事。可謂八面玲瓏。

趙奶媽閒話。雖是爲他兒子的事。而借此老嫗語中。細說省親原委。便不費氣力。且逗出甄家豪富。則賴大說存銀五萬兩。便有根蒂。并與第四回護官符內所說遙遙照應。

賈蓉聽見賈璉說賈蔣可能在行。卽悄拉鳳姐衣襟。鳳姐亦卽會意幫襯。三人情況。何如讀者當自思之。

蓋造省親園規模宏大。一切安插擺佈。寫來甚不費力。若窘才俗筆。非兩三回不能盡。

第六回至十六回一大段中。應分六小段。六回是一段。敍劉老老進榮府之始。七回

是一段。敍寶玉見秦鍾之初。八回是一段。敍金玉之緣。九十兩回是一段。敍秦鍾與寶玉相厚。爲衆人所妬。及秦氏病中加氣。病勢愈增。十一十二兩回。敍賈瑞以淫喪命。鳳姐毒設圈套。公案十二至十六回。了結秦氏姊弟。俱以色殞命。及鳳姐之弄權造孽。中間帶敍林黛玉回京。北靜王等事。與後文引線。

大某山民評曰

賈雨村進京引見。卻與賈璉黛玉同伴來京。一筆帶過。毫不費力。且於後文有著落。麝香串。北靜王以聖上所賜。視爲珍重。黛玉卻不要。反說臭男人拿過的。但怡紅院中器皿。豈無互相投贈者。具曰予聖。誰知玉之雌雄。

賈璉回家。鳳姐爲之洗塵。是夫妻久遠之情。固亦有焉。觀其一席狐媚之詞。洋洋得意。克伐二字。畢露行間。可見女士舌鋒。與文士筆鋒。交相煥發。

此回一小夢也。元春封妃。似乍入夢境。秦鍾身故。似已到夢殘。一喜一悲。一熱一冷。兩兩相形。無異邯鄲一夢。足令讀者悟盛卽是衰。秦極必否之象。謂之小夢。誰曰不宜。

